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河南省文联编

小说散文选辑

小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小说、散文选辑

小 黑

河南省文联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号: 504

787×109¹/₃₂ 5⁹/₁₆ 印張·114,000字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數2,117 — 10,000册

統一書号: T19105·75

定价: 5角2分

編輯說明

自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以來，由於黨的領導和各方面的關注，我省的文學創作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涌現出來相當數量的有才能的青年作者。他們滿懷着對生活的熱愛，寫出了許多生動的作品，不僅教育和鼓勵着讀者，推動了我們的建設事業，給我們的的生活添了光彩，同時也給我省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開辟了無限廣闊的道路。為了檢閱我省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的成績，鼓勵青年作者相互學習，特在河南省青年文學創作會議召開之際，編印這套選集，定名為“河南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收入這套選集里的，是從1953年全國二次文代會以來，到1956年9月這三年中，我省報刊上發表的和我省青年作者在國內其它報刊上發表的比較優秀的作品。按小說、散文、詩歌、劇本、說唱文學等文學樣式，分編為四輯，計小說、散文兩輯，詩歌一輯，戲曲一輯，共四十餘萬字。在內容上，我們注意到題材的廣泛性，使能從更多方面來反映人民的生活鬥爭。有些作品，如李准同志的“不能走那條路”、“孟廣泰老头”，南丁同志的“檢驗工叶英”等，雖然比選集里所選的他們的作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但由於已經一再出版，為讀者所熟知，這次選編時，就沒有再收進來。

“河南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的作者，大多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也選取了一部分三十多歲而從事創作時間較短或工農業余作者的作品。因為編選工作時間匆促，重要作品一定還會有遺漏，或取舍不妥的地方，希望作者、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河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

1956年9月

目 次

小 黑.....	李 准 (1)
放假的時候.....	張有德 (9)
初春時節.....	徐 慎 (19)
何俊英和我.....	李悟真 (49)
競賽在繼續着.....	克 勤 (60)
技術員李清連.....	王根柱 (72)
護路員.....	鄭 張 (85)
追上生活.....	馬 威 (94)
新樓得獎.....	畢一心 (106)
兩個女瓦工.....	鄭藍云 (117)
劉中亮馬.....	李迪生 (122)
兩張“告示”.....	乔典运 (126)
婚 事.....	李文元 (140)

小 黑

李 庸

去年在刘壩村，我認識了陳小黑。也許是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勇敢的孩子，我們見面沒上幾天，就成了很熟的朋友。

離開刘壩村快一年了，只在去年冬天見過小黑一次。他到城里來，去技術指導站取藕種。我在街上碰到他，領他到我們機關里去玩，不知道為什麼，到了門口，他却不願進去。後來他說他走時再拐來，可是等到天黑也沒見他來。這件事使我心里很不安。總是這樣：在鄉里親親熱熱的好朋友，到了城里，總不願意到機關里來，就是來了，也顯得格外拘束。

今年春天，我在鄉下接到一封由刘壩村來的信，我从字跡上知道那是小黑寫的。據我想：他一定是又要問我現在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到刘壩村去，可是當我讀了信后，我怔住了。這封信使我慚愧，使我感動。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的面龐、身軀在我腦子里逐漸浮現出來。

我坐在桌子前，靜靜的回想着在刘壩村時的一些事情。小黑的聲音笑臉在我的腦子里逐漸清楚起來。我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去年夏天我們一塊到黃河里去摸魚。

那時候正是農曆七月，天氣还很熱。

我們三個人：小黑和我，還有張西敬家的孩子彥生。彥生剛由部隊上轉業回來，他穿着一身嶄新的黃軍服；大概是因為正找“對象”關係，每天下地也穿着他那雙亮亮的紅皮鞋。

自從彥生回到村子以後，小黑就和他親熱得像一股泥一樣，每天下地一塊去，吃飯端在一塊吃。小黑像找到一本新字典一樣，把自己平常積累的問題，一股腦兒向彥生提出來問。這天去黃河裡摸魚，主要是想到河灘裡放放槍，這是前一天他們在地裡就商量好的。

小黑到家里悄悄地背出了他們民兵隊里那支“漢陽造”槍；這支槍雖然是老槍，小黑每天却擦的油光發亮。不過他卻沒放一槍，因為自從去年起，鄉長就說過，不准放開槍浪費子彈。

“走！”他笑着把手一擺，又用手拍了拍裝在口袋里的子彈。我急忙說：“鄉長不是說不叫放？”他看了看彥生的臉，彥生笑着沒吭氣。他接着說：“到河灘放沒人聽見。”我知道小黑這幾天是急着放槍，特別是彥生教了他怎樣瞄準以後，每天瞄瞄這，瞄瞄那，手都急得發痒了，我也不好再阻止他們。我們三個人，就順着柳樹林子往河灘走去。

我們在濃綠的樹蔭下走着，密密叢叢的柳樹林像一條條的長廊一樣，遮住了強烈的太陽光，地下細軟的黃沙，被我們踢得飛揚起來。

彥生走着哼着在部隊學的歌子，我知道小黑又該向他提問題了。

果然，小黑一聽他哼歌子，就問：“鴨綠江有咱們這黃河寬沒有？”小黑的記性很好，他問過的問題決不再問第二

遍。彥生說：“沒有咱們這里寬，可是比咱們這水清。”

“在全世界上，咱們的軍隊是不是最好最強？”

“還有蘇聯紅軍。”

“蘇聯紅軍是不是每人都有一支冲锋槍？”

“那看什麼兵種，還有比冲锋槍更厲害的武器。”

“你放過幾次冲锋槍？”

“沒有數。”彥生笑了，他接着說：“只要作戰就放。”

小黑高興地跳了一下，他羨慕的看了看彥生的臉，看了看他的手，又悄悄的看了看自己的手。

我們穿過一排箭杆楊樹時，小黑叫我們停一下。他說這幾天河里水剛落，或許能摸住大魚，要找幾根結實樁子。原來這里摸魚，是用一根木頭棍子插在河里，上邊拴幾條帶鈎的長繩，鈎上再放些死蚯蚓，把幾條繩分放在水深地方，然後沿着繩摸，就能摸出魚來。

我知道小黑是個摸魚的能手。他口袋里經常帶著幾鈎，另外，還有些孩子說他能鑽在水里看三尺遠近，不過我知道這都是瞎話，小黑自己也沒有說過。

小黑把槍放在地上，從口袋里又掏出了把小刀子。接着把鞋子一脫，抱住一棵幾丈高的光皮楊樹，像猴子一樣，“出溜——出溜——”几下就爬到樹梢上。

他揀了兩根像雞蛋那麼粗的樹枝，把它扳斷了從樹上擱在地上，然後又順着樹身，像沒有粘樹一樣，飛快的溜了下來。

“你這個上樹的技術可真不簡單！”我笑着問。他笑着回答：“就是太費褲子，前天我媽還罵我哩。”他被整又問

彥生：“你們在部隊上是不是練習爬樹？”彥生說：“我們沒有練過，一般的是跳木馬、單槓、雙槓……”還沒等彥生說完，小黑就笑着說：“這些我都會。”

我們用小刀子削着樹枝。把下邊削得尖尖的。小黑又從口袋里掏出來帶綫的鈎子，綁在上邊。這時候一羣在樹林子里拾蘑菇的小孩子在圍着看，小黑的小妹妹四妞也在那里看，等她知道我們是到河灘里去摸魚時，就哭着灘着一定也要去。

“你掉在河里怎麼辦？”小黑嚇唬她。

“我不怕掉在河里。”四妞子和他去慣了河邊，知道不怕。

“我們不是去摸魚，我們是回村里去。”小黑說着裝着往回走，四妞却跟着他說：“我也跟你回去。”

小黑氣的沒法，彥生說：“叫她去吧！到那里我們看住她。走吧！我扛着她。”他說着就扛起了四妞。

走出樹林來，又翻了個小河崗。寬闊奔騰的黃河已經在前邊了。我們在沙灘上走着，沙灘上顯得特別遼闊、空曠。前幾天剛下過雨，河水雖然落了，在沙灘的低窪處還剩下一片一片的像明鏡的小水湖。

我們为了不繞路，都脫掉了鞋子，在水溝里蹣跚着走。生產社在沙灘開的荒地，因為今年水來的早，麥子收了，麥茬還泡在淤泥里。我們赤着腳踩着麥茬，腳底下痛痛的、痒痒的。彥生還掂着他那兩只大皮鞋，扛着四妞。小黑看着他走着有些艱難，就接了四妞，扛在肩上，像飛一樣在我們前邊走着。不一會，他已把我們丟的老遠。我知道，小黑在河灘里赤着腳走路，是走慣了的，因為差不多每天都要跑到黃河

里來洗一次澡。

快到河里的時候，他忽然停下來在等我們。我只當他有什么要緊事，我們到他跟前時，他却問彥生：“你見過軍艦沒有？”彥生笑着說：“沒有。”他好像很失望，快快的繼續走着。彥生也看了出來，就對他說：“我沒有見過軍艦，可見過水兵。穿的衣服和我們不一樣，帽子也不一樣，前邊沒有遮陽，后邊兩根帶子。身體可都棒實。水兵可不簡單，技術很複雜，還得會水。”彥生說着，小黑滿意的笑着，好像在說他自己一樣。他不斷的扭過頭來，想插一句，可是彥生却不斷的向他介紹着。等到彥生說完，他就趕快的問：“你見過他們在水里練習沒有？”

“沒有。”

“我知道他們怎樣練習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猜着的。”小黑笑着又說：“我們家里有一張水兵圖，還有毛主席。去年我在一本雜誌上剪下來的。”彥生說：“就是和圖上那一樣。反正当水兵不容易，像咱們都不一定能行。”

小黑搖了搖頭。

到河邊時候，小黑交代我叫萬的遠一點。因為黃河的泥土，經常會塌下去，一塌就是多寬。麥前他在黃河里救出一條牛，就是從河邊塌下去的。

大概是小黑想在我們面前顯一顯本事，他和彥生脫了衣服。他偏不從淺處下，却跑到南邊的崖頭上，一躍身子就鑽進了滾滾的波浪里。

河面划起了個大圓圈，他像一條大魚似的水里鑽着。

我們屏着氣在等着。只一小會工夫，沒料到他已經在离河岸20米左右的地方露出了頭。他用手抹着臉上的水說：“河水漲了，這個地方可深。”

彥生从他指着的地方，慢慢地泅到他跟前。他們把棒子插在水淺的地方，把幾條綫分開放下去。停了一會，就順着綫摸起來。

四妞的兩只小眼睛，好像不夠用了。她這裡看看小黑，那裡看看彥生。嘴裡使勁喊着：“摸住了沒有？摸住了沒有？”就在這時候，彥生摸住一條小鯽魚。四妞在岸上急的亂叫；小黑泅到彥生跟前一看，只有三四寸長，抓住攪在河當中了。

四妞可惜的哭起來。小黑喊着：“你別哭，我給你摸大的。”他說罷又下水，順着綫摸起來。摸了一會，他猛的往水里一鑽，又猛的一立，一條三四斤重的大鯽魚，扑扑楞楞地被他抱在懷裡。

“四妞！你要不要？”他泅着水喊着。四妞跳着說：“要！要！”這時彥生也摸住了一條魚，他們兩個走上岸來，用一枝細柳條穿住交給了四妞。四妞高興得跳起來，她摸着魚的青白色肚子，驚叫着、笑着，忘記了天上毒熱的太陽。

這時，在河當中的一塊小沙灘上飛來了一羣野鴨。小黑一看見，就迅速的用膀子扛了扛彥生，拿過索步槍，兩個人爬在沙灘上。小黑悄悄的把子彈推上了膛，擠了一只眼睛看了看，又回過頭來對彥生說：“你看行不行？”彥生看了看說：“再低點！那樣打出去就太高了。閉住氣，打吧！”

“噠！”清脆的聲音沖破了河灘的寂靜，野鴨飛起來

了，一只又斜着落了下来。我們正喊着：“打住了！打住了！”却不料四妞在一边“哇”的一声，張着嘴狠命的哭起来。

原來她正在玩魚，槍声一响，嚇得呆了。等我們一喊叫，她才使劲的哭起来。

我們哄了半天，四妞还是哭。小黑埋怨着說：“不叫你来你要来，放个槍你也害怕。”

彥生說：“她沒有听过放槍吧！”

小黑說：“她哪里听过！她才5歲！”

我吸了口气，他的話使我想起好多事情……

我們3个人都沒吭声，停了一会，小黑說：“我可听见过！日本鬼子从河那边撈的砲彈，曾經落到我們房子上过。”他說着扭头看了看新房林立的村子。

兩只白色的鷺鷥掠过水面，落在沙灘上。小黑机警的拍了拍彥生的肩膀，兩個人又蹲在一塊。四妞見他又拿槍，急忙捂住耳朵又哭起来。小黑向我擺了擺手，我掂着兩条魚，把四妞送到沙崗上的小柳樹下。

当我快走到沙崗的時候，听见河灘里又响了一槍。

四妞在小柳樹下不哭了。我又向河边走去。河面上飄过来几絲涼快的風。我远远的望着河边，一个人泗水向河当中的沙灘上去了。从泗水的姿势我看出来那是彥生，水花在他的身边飛濺着，他向着掉落野鴨的地方慢慢泗去。

小黑光着脊梁坐在河岸上，眼睛望着滾滾的河水，手里不時的抓起一把沙子在風里飛揚着。

彥生漸漸地泗得远了，河里只剩下一个小黑點。

就在这時候，小黑站了起来。他突然穿上了彥生脫在地

上的黃軍服和那雙發亮的皮鞋，把槍背在肩上，學着立正姿勢雄赳赳的立在河岸上。

我走到他跟前，輕輕地拍了他一下說：“你穿人家制服干啥？”小黑扭頭一看，唰的一下臉紅了。

.....

沒有想到小黑倒是個有心事的人，我們在河灘摸魚那件事，我早忘了，他却還記着。在他這次信上還提到了那件事。我又看了一遍信，信上寫着：

“我告訴你一件最高興的事！我真的要當一個人民解放軍了。鄉里怕我不夠十八歲，後來問了問我的媽媽才算証實。在檢驗站檢查時，我是甲等身體。

“我明天就要到縣里去。聽說還要報志願，你猜猜我報什麼兵種？

“那天在河灘摸魚，我穿了彥生的軍服，你問我，我一時沒答上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為了我們生下來還沒有听过砲聲的小妹妹小弟弟不再听到砲聲，我早早就在家鍛鍊身體，準備到我所需要去到的崗位上去。”

1955年2月25日，司馬村

放假的時候

張 有 錫

開結業典禮大會的時候，劉福新坐在大禮堂的最后邊，
鞍門口的地方。这个地方使劉福新非常高兴。这可不是單單
因为坐在門口吃風、涼爽、不悶熱；最最重要的是：一散會
就能最先跑出去。要知道，劉福新早就急着回家去呀。不是
嘛，哥哥昨天在三中就舉行過了畢業典禮，說是今天上午就
要回來，下午和劉福新一道到城河里釣魚呢。劉福新最佩服
哥哥釣魚那一手，有几次他都和哥哥比賽過，可哪一次都是
哥哥釣出四五條魚了，自己還釣不住一條。

閑話少說，你看劉福新在着急吧：他一会看看大禮堂挂
的挂鐘，一会看看正在講話的張校長。他知道張校長的話還
得一会才能講完。因为張校長講話有个習慣，每逢話快講完
的時候，總要說：“小朋友們，为了你們容易記住，我把我的
話總結成几點。……”接着就第一第二地重說一遍。現在
張校長還正說“正文”，还不到“總結”的時候，當然話還
長啦。

劉福新一会后仰着坐，一会前扒着坐，好容易等到散了
會，一下子就跑出禮堂，往教室飛跑去，當然他第一個到
了教室。他高兴得跳到自己的椅子上，像个騎士似的，蹦蹦
唱：“第———名……”

“片嘯”！

一句沒唱到頭，他就趕快跳下了椅子。原來自己的椅子壞了。他四面一望，見別的同学還沒有跑進教室。他把那椅子審查了一番，雖然椅子腿沒有完全折斷，可是卻裂了老大一個縫，只要誰一動，就會壞的。他看着發了楞。

“呀，劉福新跑得多快呀！”同學們都跑來收拾東西了。

他見大伙都來了，不敢再看那倒楣的椅子，勉強向大伙笑了笑，就也去收拾自己的東西了。

“同學們，咱們包東西要小心些，看包錯了沒有。借別人的東西要還給人家，別叫別人着急；自己的東西不夠數，也要找一找，別叫丟了東西。”這是那位小女班主席說的。

“對，”小隊長補充說，“咱們收拾東西時，要想想張校長剛才講的話。……”

“張校長講了些什麼呢？”劉福新想，“開會時自己只顧急着回家，張校長的話一句也沒有記住。”

“張校長叫咱放學時，要愛護咱們的桌椅，”小隊長繼續說，“別叫弄壞了，下期咱們還要坐的呀。”

“那當然啦。”是誰說了這麼一句，再就沒人吭聲了。只聽“嘩嘩啦啦”都在收拾東西，好像部隊立刻就要轉移陣地似的。偶爾也聽到一兩個人互相詢問自己的橡皮啦什麼的。也有些人，一邊收拾東西，一邊商量着下午去干什么。

劉福新把自己的東西裝到書包里，也不和別人說話，只在想他那張倒楣的椅子。小隊長的話在他耳朵邊嗡嗡直响：

“咱們收拾東西時，要愛護咱們的桌椅，要愛護咱們的桌椅，……”這能給大家說明嗎？不能，那多丟臉！小女班主席倒

不会怎么厲害，那小隊長可不是好惹的，只要你犯一點點錯誤，他就会大大批評你一頓，像老人訓小孩子似的。不过小隊長也有个大優點：只要誰有一點困難，他知道了總要想辦法給解決。那次刘小根的鉛筆掉到井里了，他親自弄了根繩，拴着个籃子，在籃里放塊磚，系到井里給撈了出來。还有刘小云得了病不能上学，他每天放学要到她家看她，还給她講本天老師講过的功課。……唉，想那么多干啥！不管小女班主席怎样，不管小隊長怎样，这时候說出來總是不合適的。

全班的同学立刻会都嚷起來：“看刘福新多不愛護公物。”

“小隊長剛講过他就犯了。”不管是小隊長說了以后你才弄坏的，还是小隊長沒說以前你就弄坏的，那時候想要分辯也不成了。

他偷偷看看大家伙，見大家都沒注意他。小女班主席和小隊長已把东西整理好，看样子，放学后他俩还要檢查哩，上一期他俩就是这样啊！

“噹噹噹噹”放学鈴响了。刘福新想起哥哥还在家等他釣魚，他狠狠咬了咬嘴唇，心里想：“管他呢，反正下一期也不一定偏就把我排到这个位置上！”就慌慌張張站隊去了。

刘福新回到家里，哥哥还没有回來，他就去收拾那兩根釣杆。这釣杆是他特別請爸爸買的，杆頂上还帶着紅綠絲穗。他拿着審查了一番，那絲繩兒还很好，鈎兒也不錯，差的只是蚯蚓还没挖来，他想去挖又沒心思，那倒棚的椅子時不時就跑到他面前向他開玩笑，像个調皮的孩子似的：“小福新，不害羞，把我弄伤了，也不修一修。”他再仔細想，就見那椅子擱着个腿在哭。停会，他又想到開學的時候，偏把

自己又分到那個位置上，因為隔了一個暑假，自己把這事忘了，用力一坐椅子，那椅子腿斷了不說，把自己也摔了個仰面朝天。……

他越想，心裡越不好受，索性就去翻自己那些舊的“中國少年報”，拿起一張，看看大標題就放下了，總看不下去，有時看看看，滿張報上的字都看不見了，都是些癩腿椅子。看了一會，就把報紙扔下，去門口接哥哥。媽媽喊他吃飯也聽不見。

哥哥也真怪，昨天就舉行過了畢業典禮，今天光到學校和同學們、老師們道道別，就去了這麼大時間！哥哥對自己總愛說：“放學了不要在外邊玩，早來到家裡，幫媽媽干點什麼事，也比跑着玩回來吃冷飯好。”可是哥哥今天是怎么來的呢？天都這時候了，還不來家，媽媽早把飯做成了呀。

劉福新一會到門外看看，一會又走了回來。等他第四回又出來的時候，才碰見了哥哥。

“等我多會了吧，吃過飯了沒有？”哥哥一見面就問。

“沒有，等着你呢。你怎么這時候才來？釣杆都弄好了，就是差蚯蚓。”

“那沒什麼，到城河邊再挖。你不知道，今天我們可忙啦。”

說着，兩人就進了家。

“兩人也不知道有多大事，飯都涼了也不回來吃。福新一到家就出出進進忙得一個勁。快拿碗，今天福新也沾點福，你爸爸為你哥哥中學畢業了，特地叫我做了頓好飯款待你們。”媽媽一半抱怨一半興奮地說。

大家盛了飯，坐了下來，一邊吃，哥哥就報告他在學校

里的忙事兒。

“今天我們整整忙了一上午，可興奮啦，”哥哥吃了一嘴菜，咬了口饅頭，一邊嚼一邊說，“我們把那些壞桌子、壞椅子，統統修理了一遍。……”

“你們不是畢業了嗎？”劉福新沒加考慮就問了這麼一句。

“听你哥哥說，”媽媽也一邊吃着飯說，“畢業了還要招新生哩。”

“是呀，”哥哥接着說，“我們畢業了可得把教室收拾好。我們把那些活腿桌子、椅子，像木匠似的修理得非常堅固。你們不知道，我們班有個叫李思玉的同學，手可巧啦，他修的桌子，張老師說比木匠修理的還好。我們修了修桌椅后，就把它們都刷洗了刷洗，地板也擦得干干淨淨的。我們……”

“把筷子夾的那塊肉放到嘴里再說。”媽媽交代哥哥。

“是呀，”哥哥吃了一口，嚼了嚼，“我們把那些舊標語都揭下，又寫了新的貼了上去。像：‘歡迎教室里的新主人’啦，‘祝新同學們學習好，工作好，身體好’啦，教室里布置得可漂亮啦，包管新同學們一進去就不想出來。還有，”哥哥又吃了一口飯，“我們布置好了教室，又把我們親手栽的樹又澆了一遍。……”

“噯啦”，劉福新的筷子掉到地上了。媽媽一看，劉福新還楞楞地在听著，筷子掉了也不知道，碗里的飯也只吃了一點點。

“福新怎麼啦？听迷啦？連飯也忘了吃。”媽媽說著。劉福新這才注意到了飯，可是沒有筷子，他站起來想去